

# 阿哈德·哈姆与《贝尔福宣言》的出台 及其文化影响\*

贾延宾\*\*

**内容提要** 阿哈德·哈姆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其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贝尔福宣言》的出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推动了《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而且从更深层面上对宣言内容进行了解读。他指出了《贝尔福宣言》的局限之处，并以前瞻性的眼光警告犹太人不要过于乐观和对英国期望过高，要谨慎处理好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阿哈德·哈姆对《贝尔福宣言》的解读和认识与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息息相关，彰显了其思想的务实性和前瞻性。他对《贝尔福宣言》的解读和认识被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所吸收，丰富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理论并指导了其实践活动。其对阿犹民族关系的认识为后人处理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托管时期巴勒斯坦伊休夫的犹太文化建设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将持续影响着当今和未来的以色列社会。

**关键词** 阿哈德·哈姆 《贝尔福宣言》 哈伊姆·魏兹曼 阿犹民族关系

阿哈德·哈姆（Ahad Ha-am，1856～1927）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出生于乌克兰基辅附近一个犹太教信仰虔诚的家庭。从小接受了传统犹太教教育，青年时期又受犹太启蒙思想和西方世俗教育的影响而越来越世俗化。因对政治犹太复国主

\* 本文系202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巴勒斯坦伊休夫的犹太文化建设研究”（项目号：2022BLS006）的阶段性成果。

\*\* 贾延宾，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义单纯依靠大国和犹太富人支持,忽视犹太文化和精神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念不满,在 1897 年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后逐渐形成系统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其主要思想观点为:犹太人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背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真正原因,在犹太人故土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犹太文化和犹太精神为核心的真正的犹太国,扎实推动向巴勒斯坦移民并促使其定居,主张阿犹两个民族平等共处,等等。1907~1921 年,阿哈德·哈姆生活在英国。1917 年,在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和犹太民族历史进程的《贝尔福宣言》出台的过程中,阿哈德·哈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协助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与英国谈判争取支持,为宣言的出台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哈德·哈姆在更深层面上对宣言进行了解读,对宣言发表后的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和阿犹民族关系及巴勒斯坦的犹太文化建设影响深远。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贝尔福宣言》的研究集中于探讨《贝尔福宣言》出台的目的及英国实施的政策,或魏兹曼在《贝尔福宣言》出台上的贡献等,关于阿哈德·哈姆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对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探讨,对其在《贝尔福宣言》出台上的贡献和其对《贝尔福宣言》的认识解读及影响的研究则较为薄弱。<sup>①</sup>本

①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贝尔福宣言》和阿哈德·哈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Edgar Dugdal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rigins and Background*, Jerusalem: The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 1940;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0;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9; Jehuda Reinharz,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Makers: A Reassessme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4, No. 3, 1992; D. Z. Gillon, "The Antecedents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 No. 2, 1969; Isaiah Friedman, "The Response to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35, No. 2, 1973; 张倩红《一百年后再看〈贝尔福宣言〉》,《世界知识》2017 年第 23 期;王苗《浅析魏兹曼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中的作用》,《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赵娟《〈贝尔福宣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2;余建华《贝尔福宣言诸问题评述》,《史林》1996 年第 1 期;李平民《对〈贝尔福宣言〉中“民族之家”的阐释》,《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姜天明《〈贝尔福宣言〉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2 期;陆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贝尔福宣言〉》,《史学月刊》1986 年第 3 期;华涛《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探源——论贝尔福宣言产生的原因》,《世界历史》1983 年第 4 期;贾延宾《阿哈德·哈姆论阿犹民族关系》,《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贾延宾《分歧与合流: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之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等等。

文结合相关史料，对阿哈德·哈姆在《贝尔福宣言》出台上的贡献和对宣言的认识解读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其影响，以期进一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 一 阿哈德·哈姆与《贝尔福宣言》的出台

巴勒斯坦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界处，紧邻地中海和红海，是犹太人的故土，一战前的数世纪内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之下。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它的地理位置变得更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凸显了巴勒斯坦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激起了一些大国关注和控制这一地区的兴趣。1915年，奥斯曼帝国向苏伊士运河区的英国军队发动袭击，希望占领埃及并切断英国与其远东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使英国进一步认识到了巴勒斯坦的重要战略地位，一方面它是保护苏伊士运河和埃及的屏障，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战后扩展英国在中东势力的基地。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奥集团参加战争，英国、法国、俄国以及意大利等国意识到这是打败奥斯曼帝国以及瓜分其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领地的一个好时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也一直在寻求大国支持以实现其建国目标，20世纪初英国成为犹太人争取支持的重要国家，二者的利益和诉求可谓是不谋而合。

魏兹曼在一战前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04年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定居英国。魏兹曼自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896年结识阿哈德·哈姆并深受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自哈姆1908年移居伦敦后两人联系日益紧密。另外，两人的政治立场相近，都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和当时兴盛于英国东欧犹太移民中间的文化犹太民族主义，因为它们观点是将英国作为新的家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无疑也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在之前魏兹曼筹办希伯来大学以及其他的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中，阿哈德·哈姆一直给予他支持和许多有益的建议，两人也已成为知己。

一战爆发后，阿哈德·哈姆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对巴勒斯坦的影响上，他意识到战争给犹太人带来的新机遇和益处，将远远高于被高估的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魏兹曼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与阿哈德·哈

姆会面，讨论战争爆发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和土耳其的角色等问题。<sup>①</sup> 1914 年 8 月 10 日，魏兹曼告诉阿哈德·哈姆英国领事馆已经宣布未来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是可能的，他们应该努力去推动。<sup>②</sup> 奥斯曼帝国参战后，两人在信中讨论了奥斯曼帝国参战的影响及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安危。魏兹曼认为即便德奥集团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英国仍能占领和控制巴勒斯坦。因为英国已经在埃及与巴勒斯坦边界集结了大量军队，占领巴勒斯坦南部并不是难事。<sup>③</sup>

阿哈德·哈姆 1914 年 11 月致信魏兹曼，建议他结交一些欧洲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英国的贝尔福勋爵。他认为争取一些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是至关重要的，贝尔福的一封支持文件所起的宣传作用甚至比犹太人自己写 1000 篇文章的价值更大。<sup>④</sup> 贝尔福对犹太人充满善意，认为犹太人为世界宗教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都承认犹太人对故土的历史诉求。<sup>⑤</sup> 贝尔福后来回忆说他和劳合·乔治都受到了“给犹太人一个世界上合法的地方，一个没有自己家园的伟大民族是不正确的”观念的影响。<sup>⑥</sup> 而魏兹曼与贝尔福早已相识，贝尔福在 1905 年去曼彻斯特参加议员竞选活动时，魏兹曼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两人曾经会面，魏兹曼给贝尔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魏兹曼向他解释了犹太人之前没有接受英国提出的在乌干达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强调了巴勒斯坦在犹太人建国梦想中的特殊地位。这次会面也让贝尔福对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sup>⑦</sup>

魏兹曼拜会贝尔福前与阿哈德·哈姆进行了专门商讨，后向阿哈德·

- 
- ① Ben Halpern, "The Disciple, Chaim Weizmann," in Jacques Kornberg, ed., *At the Crossroads: Essays on Ahad Ha-a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 166.
- ② Chaim Weizmann to Ahad Ha-Am, August 10th, 1914, in Chaim Weizmann,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Series A, Vol. 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
- ③ Chaim Weizmann to Ahad Ha-Am, October 22nd, 1914, in Chaim Weizmann,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Series A, Vol. 7, p. 29.
- ④ Ahad Ha-am to Dr. Chaim Weizmann (Manchester), November 22nd, 1914, in Leon Simon, ed., *Ahad Ha-am: Essays · Letters · Memoirs*, Oxford: Phaidon Press, 1946, p. 292.
- ⑤ Edgar Dugdal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 9.
- ⑥ Isaiah Friedman, "The Response to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35, No. 2, 1973, p. 105.
- ⑦ 参见〔以〕阿伦·布雷格曼《中东史》，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第 17~18 页。

哈姆告知了双方会谈的情况，他认为贝尔福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感兴趣，认为“犹太问题”只能通过犹太人的彻底同化或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来解决。<sup>①</sup>阿哈德·哈姆对会谈结果非常满意，告诉魏兹曼争取贝尔福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他预测贝尔福和自由党政府将会上台执政，那将会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非常有利。<sup>②</sup>通过和贝尔福以及其他同情犹太人的欧洲政治家打交道，阿哈德·哈姆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在战后安排时会把犹太人的需要考虑在内。因此，他主张犹太人要低调，只要能向巴勒斯坦移民和开展文化工作，就不要提出过分的要求。<sup>③</sup>

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推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计划，魏兹曼在1915年2月与阿哈德·哈姆商讨了筹措资金为巴勒斯坦的新犹太移民购买土地的事情，决定去巴黎争取犹太慈善家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勋爵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资金支持，同时继续争取英国政界上层人物对他们的支持。两人在8月还商讨了与英国议会外交事务秘书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会晤的事情，因为塞西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他认为这对英国也是有利的。<sup>④</sup>另外在一战期间，当时担任英国军需大臣的劳合·乔治邀请魏兹曼在海军部主持新炸药的研制工作，魏兹曼也因此成功发明了丙酮生产的新工艺，短期内便解决了英国的炸药供应问题并且进一步拉近了与英国政府高层人士的关系。

英国内阁在1916年发生重大变动，劳合·乔治、贝尔福、罗伯特·塞西尔等人上台执政。他们都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观念符合犹太人的期望。<sup>⑤</sup>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后，贝尔福担任外交大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迎来了非常好的机遇。劳合·乔治认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巴勒斯坦

① Chaim Weizmann to Ahad Ha-am, December 14 - 15th, 1914, in Chaim Weizmann,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Series A, Vol. 7, pp. 81 - 82.

② Ahad Ha-am to Dr. Chaim Weizmann (Manchester), December 16th, 1914, in Leon Simon, ed., *Ahad Ha-am: Essays · Letters · Memoirs*, p. 293.

③ Ahad Ha-am to Dr. Chaim Weizmann (Manchester), November 22nd, 1914, in Leon Simon, ed., *Ahad Ha-am: Essays · Letters · Memoirs*, p. 293.

④ Chaim Weizmann to Ahad Ha-Am, August 23rd, 1915, in Chaim Weizmann,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Series A, Vol. 7, p. 234.

⑤ Jehuda Reinharz,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Makers: A Reassessme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4, No. 3, 1992, p. 478.

作为英国的附属对英国有利, 25 ~ 30 年内如果有 100 万名或者更多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一是可以为当地带来文明, 二是可以有效地保卫苏伊士运河。<sup>①</sup> 罗伯特·塞西尔认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地位十分重要, 争取其支持可以影响美国参加一战的态度, 如果美国参战可以帮助英国打赢一战。<sup>②</sup> 1917 年初, 英国也意识到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可以推翻《赛克斯—皮科协定》, 战后把法国势力排挤出去可以独占巴勒斯坦。<sup>③</sup> 与此同时, 德国也在世界犹太人中展开了争取其支持的活动, 英国对此非常担忧, 但又无力阻止德国的行为, 因为犹太人在同为协约国集团的沙皇俄国中的境遇很差。为赢得世界犹太人的支持, 英国加快了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宣言的进度。<sup>④</sup> 魏兹曼和阿哈德·哈姆也更加积极地展开外交努力。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有退出一战的可能, 那将使英法在战场上承受的压力增大许多, 英国政府和大多数英国人对此十分担忧。阿哈德·哈姆宣称俄国犹太人大多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如果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结盟可以使俄国继续留在战争之中。<sup>⑤</sup>

1917 年 6 月, 贝尔福要求魏兹曼提交一份方案给英国政府。魏兹曼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沃尔特·罗斯柴尔德 (Walter Rothschild) 等人拟定了一份未来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方案, 魏兹曼随后把方案寄给阿哈德·哈姆过目。依据哈姆的建议, 魏兹曼提出把英国支持犹太种族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改为支持犹太人重建民族家园, 虽然后来宣言正式发表时目标没有完全达到, 但也部分实现了其要求, 犹太种族的表述被犹太人所代替。<sup>⑥</sup> 1917 年 7 月 31 日, 魏兹曼又与阿哈德·哈姆商讨在伦敦成立一个专门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委员会, 负责与英国谈判、起草

---

① Edgar Dugdal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 245.

② Jehuda Reinharz,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Makers: A Reassessme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4, No. 3, 1992, p. 470.

③ D. Z. Gillon, "The Antecedents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 No. 2, 1969, p. 132.

④ Dan Diner, *Encyclopedia of Jewish History and Culture*,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7, pp. 291 - 292.

⑤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1.

⑥ Jehuda Reinharz,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Makers: A Reassessme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4, No. 3, 1992, p. 482.

文件以及根据时局变化研究应对措施，阿哈德·哈姆在维持委员会的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阿哈德·哈姆的住所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委员会委员聚会的地方，他往往是聚会的焦点并影响了魏兹曼等人。<sup>②</sup> 可以说，在争取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出台过程中，阿哈德·哈姆是魏兹曼最信赖和给予其帮助的人之一，他与魏兹曼紧密协作，协助魏兹曼为宣言的最终问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魏兹曼、阿哈德·哈姆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努力争取下，《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各种条件逐渐成熟。1917年11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贝尔福宣言》最终发表了。英国内阁通过宣言内容的当天晚上，魏兹曼在得到宣言几小时后就迫不及待地去了阿哈德·哈姆的住所，与他一起分享喜悦，感谢他为《贝尔福宣言》发表付出的辛苦努力和做出的重要贡献。

## 二 阿哈德·哈姆对《贝尔福宣言》的解读和认识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首次得到了世界大国的承认和支持，许多犹太人对此欢欣鼓舞。但短暂的喜悦过后，阿哈德·哈姆却异常冷静，他对《贝尔福宣言》的文本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指出了《贝尔福宣言》的局限之处，告诫犹太人不要对宣言期望过高。他还依据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前瞻性地预测了宣言发表后该地区阿犹民族关系的前景，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构想。

### （一）对《贝尔福宣言》文本的解读

阿哈德·哈姆促成《贝尔福宣言》的发表看起来非常令人吃惊，因为他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依靠大国和犹太富人支持实现建国目标，曾经激烈批评赫茨尔提出的“乌干达计划”。但阿哈德·哈姆并不是完全反

① Chaim Weizmann to Ahad Ha-Am, July 31st, 1917, in Chaim Weizmann, ed.,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Series A, Vol. 7, p. 477.

②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p. 302 - 303.

对争取大国的支持，他只是反对单纯依靠大国支持而忽视犹太民族自身的实际行动，他认为这样建立的国家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之根。<sup>①</sup>且在犹太人故土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犹太文化和精神为核心的犹太国是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目标。当阿哈德·哈姆在一战爆发后意识到这是争取英国介入中东地区，支持和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发展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机遇时，他积极协助哈伊姆·魏兹曼与英国进行外交谈判，最终促成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贝尔福宣言》的发表。

许多犹太人把《贝尔福宣言》看作救赎的黎明、犹太国建立的前奏，对宣言期望很高。阿哈德·哈姆则非常冷静，对此及时提出了警告，他认为《贝尔福宣言》的成就没有外界宣扬得那么大。因为首先英国并没有期望犹太人加入英国一方，英国只是承认让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sup>②</sup>哈姆非常谨慎，在争取《贝尔福宣言》出台的过程中，他就反对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提出的明确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认为其反而会阻碍宣言的发表。<sup>③</sup>所以《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他认为犹太人仍然要克制，直到英国赢得战争。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阿哈德·哈姆发现在《贝尔福宣言》的文本中，巴勒斯坦作为民族家园而构建被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所取代。<sup>④</sup>英国政府承诺推动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不是重建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个承诺意味着英国虽然承认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历史权利，但又不承认其有凌驾于巴勒斯坦其他民众的权利，不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享有独有的统治权力。<sup>⑤</sup>而重建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则意味着犹太人不仅可以恢复其历史权利，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该地的所有事务，不必考虑目前居住在这里的其他

---

① Shlomo Avineri, *The Making of Modern Zionism-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81, pp. 116 - 117.

②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08.

③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04.

④ Ahad Ha-am, "Aft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in Ahad Ha-am and Hans Kohn, eds., *Nationalism and the Jewish Ethic: Basic Writings of Ahad Ha-a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2, p. 158.

⑤ Ahad Ha-am, "Aft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in Ahad Ha-am and Hans Kohn, eds., *Nationalism and the Jewish Ethic: Basic Writings of Ahad Ha-am*, p. 161.



居民是否同意，二者的差别非常大。<sup>①</sup> 在 1920 年的圣勒莫会议上，国联正式授予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虽然英国在会上重申了对犹太人的承诺，并将其提到了国际义务的高度，但事实上仍是之前的承诺，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也表明从文字承诺到实际实现目标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障碍。但许多犹太人把圣勒莫会议看作弥赛亚式的胜利，宣称犹太人的救赎很快会到来。阿哈德·哈姆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社团的领导人应该告诉犹太民众《贝尔福宣言》的真相，不要对其期望过高。<sup>②</sup>

再次，阿哈德·哈姆认为英国不会支持犹太人在人口不占优势的地区建国。到 1920 年时，犹太人只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 10% 左右。<sup>③</sup> 他认为随着不断地移民，25 年到 30 年后情况会改变。犹太人将来会在巴勒斯坦占据多数，但在此过程中不要与英国对抗，犹太人必须低调和加快移民，哈姆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sup>④</sup> 战后召开的凡尔赛会议讨论巴勒斯坦托管问题时，阿哈德·哈姆告诫魏兹曼一定要让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历史联系、犹太人的民族权利得到大会的明确承认，而不能软弱地只是模糊地提“权利”而忽略“民族”，他认为这对未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发展非常关键。<sup>⑤</sup>

英国政府在宣言中已经表明不希望损害巴勒斯坦其他居民的利益，希望犹太人用道德力量去建设自己的民族家园，而不是用武力。阿哈德·哈姆认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仅仅意味着犹太人有权定居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可以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这些新来的犹太人不是陌生人，他们和当地人一样是这块土地古老的主人的后代。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行为。<sup>⑥</sup> 但哈姆认为犹太人的这种历史权利不能凌驾于其他居民的权利之上，因为其他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是建立在一代代人在

① Ahad Ha-am, "Aft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in Ahad Ha-am and Hans Kohn, eds., *Nationalism and the Jewish Ethic: Basic Writings of Ahad Ha-am*, pp. 158 - 159.

② Ahad Ha-am, "Aft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in Ahad Ha-am and Hans Kohn, eds., *Nationalism and the Jewish Ethic: Basic Writings of Ahad Ha-am*, pp. 162 - 163.

③ Ran Greenstein, *Zio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 Century of Radical Dissent in Israel/Palestine*, London: Pluto Press, 2014, p. 8.

④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06.

⑤ Ahad Ha-am to Dr. Ch. Weizmann (London), December 12th, 1918, in Leon Simon, ed., *Ahad Ha-Am: Essays · Letters · Memoirs*, pp. 295 - 296.

⑥ Ahad Ha-am, "Aft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in Ahad Ha-am and Hans Kohn, eds., *Nationalism and the Jewish Ethic: Basic Writings of Ahad Ha-am*, p. 159.

巴勒斯坦生活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地方也是他们的民族家园。在他看来,每一方都在尽力建设自己的民族家园,一方完全包容另一方是不可能的。在犹太人建设自己的民族家园早期,与周边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每一个民族在这个共同的家园中享有他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由,共同的事务可以共同管理,根据双方各自的需要和他们的工作是否是为了这个家园的复兴和发展来公平公正地管理,同时监督任何一方的权利不受到侵害。犹太人要展现出建设民族家园主要依靠的是物质和道德力量。<sup>①</sup>

## (二) 对《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的阿犹民族关系的认识

许多犹太人认为随着《贝尔福宣言》的发表,犹太人的流散会很快结束,短时间内就会建立犹太国。他们认为巴勒斯坦处在英国托管当局的控制之下,犹太人疏远并且害怕当地阿拉伯人。受《贝尔福宣言》的鼓舞,一战后犹太人开始了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的第三次“阿利亚运动”,1919~1923年共有约3.5万名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随着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人数的大规模增加,当地阿拉伯人认为犹太移民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摩擦和冲突。1920年,耶路撒冷发生反犹骚乱,6名犹太人死亡。1921年,雅法和邻近地区发生了阿拉伯人攻击犹太人的事件,著名的希伯来语作家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Joseph Hayyim Brenner)在这次事件中丧生。这次事件表明阿拉伯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土地,也破坏了两个民族之间原有的合作。<sup>②</sup>

自19世纪80年代犹太人成规模地移民巴勒斯坦起,犹太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就开始出现冲突。犹太移民与阿拉伯人在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都有竞争,犹太移民由于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往往占有优势。当地一直存在一股试图把犹太人赶出去的潮流,或者至少阻止他们购买土地等财产。<sup>③</sup>另外,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潮,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在兴起,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的反对逐渐与不断兴

① Ahad Ha-am, "Aft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in Ahad Ha-am and Hans Kohn, eds., *Nationalism and the Jewish Ethic: Basic Writings of Ahad Ha-am*, pp. 159 - 160.

② Ran Greenstein, *Zio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 Century of Radical Dissent in Israel/Palestine*, p. 8.

③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pp. 12 - 13.

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结合而变得复杂化。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犹太人不仅看作对当地阿拉伯商人和农民的经济威胁，甚至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地缘政治威胁。一战爆发前夕，一名阿拉伯人在日记中写道：“巴勒斯坦是连接阿拉伯半岛和埃及乃至整个非洲的纽带，如果犹太人征服了巴勒斯坦，将会阻止阿拉伯民族之间的联系，把阿拉伯人分离成互不联系的两部分。这将会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阻止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sup>①</sup>如果说之前的冲突还多表现为零星化，但随着《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犹太人更大规模地移民巴勒斯坦和对生存资源的争夺，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和大规模化了。

面对《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的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关系的新形势，阿哈德·哈姆呼吁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要忽视阿拉伯人问题，主张阿犹两族人民平等共处和共同生活于巴勒斯坦。阿哈德·哈姆认为提出这些警告是必要的，他深知犹太人权利的局限性和一旦不能控制自己所带来的危险。<sup>②</sup>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数次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无疑都证明了阿哈德·哈姆在阿犹关系思想上的前瞻性。可以说，阿哈德·哈姆在阿犹民族关系上的思想不失为一种智慧。

早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30年前，阿哈德·哈姆就预测到当地阿拉伯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土地，未来巴勒斯坦存在两个民族爆发冲突的风险。1891年，阿哈德·哈姆第一次访问巴勒斯坦时就批评了犹太移民不成熟的定居计划和犹太定居者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不健康的关系，驳斥了“没有人的土地为没有土地的人而准备的神话”。<sup>③</sup>他希望犹太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搞好关系，犹太人的行为应受到一些限制。在后来爆发的巴勒斯坦阿犹冲突事件中，哈姆谴责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报复，认为这违背了犹太先知的教导和伦理道德。他认为如果犹太人牺牲了引以为豪的伟大的先知的伦理道德，犹太人在故土的救赎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sup>④</sup>他曾经这样表述道：“是先知的教诲把犹太人从圣殿毁灭和家园被毁的灾难中营救出来。我们的血上千年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溢出，但我们从没有溢出别人的血，我

①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p. 13.

② 贾延宾：《阿哈德·哈姆论阿犹民族关系》，《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

③ Ran Greenstein, *Zio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 Century of Radical Dissent in Israel/Palestine*, p. 1.

④ Steven J. Zipperstein, *Eva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20.

们总是记起我们祖先传下来的伟大的伦理道德。”<sup>①</sup> 在阿哈德·哈姆看来，犹太教的公义不会逼迫一个民族为另一个民族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或地位。也正是因此，他在《贝尔福宣言》出台后反对犹太人剥夺巴勒斯坦其他民族权利的行为。他认为犹太人追求的目标不应是政治或物质权力，而是自身精神的伟大。犹太人理想的和平状态应该是民族之间不再刀剑相向，这也是绝对公义所要求的结果，他在实践中也把公义和公正作为处理民族之间关系的基础。<sup>②</sup> 正因为如此，阿哈德·哈姆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后始终坚持阿犹两个民族平等共处也就不难理解了。

虽然由于当时是犹太移民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的时期，阿拉伯人问题还没有暴露得太严重，他的这一思想在最初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但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一些关注阿拉伯人问题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提示他们注意未来阿犹冲突的潜在风险。1925 年，面对阿犹两个民族之间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严峻形势，一群受阿哈德·哈姆思想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在吸收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成立了倡导“双民族主义”思想的“和平契约”（Brit Shalom）组织，推动巴勒斯坦阿犹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该组织的目的是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其成员相信犹太国的存在注定永远要和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成的国家更符合犹太人利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完全可以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社区和睦相处。<sup>③</sup> 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双民族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思想是主张巴勒斯坦既不是犹太人的国家，也不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它是一个双民族的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平等的公民，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少数和多数民族之分。两个民族在各自内部事务管理方面都有自主权，但在共同利益方面是统一的。<sup>④</sup>

双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巴勒斯坦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居住，为

①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19.

② N. M. Bentwich, *Ahad Ha-am and His Philosophy*, Jerusalem: Keren Hayesod and Keran Kayemeth Le-Israel, 1927, pp. 17 - 19.

③ [以] 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第 54 页。

④ [英]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万、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 311 页。

了自己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必须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协商并与之合作。双民族主义者在犹太人观念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致的，认为它是一个民族，也没有提出削弱这个国家犹太人的绝对权力。但他们提出这种权力应有界限，这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无限制的民族家园方案是不一样的。<sup>①</sup> 双民族主义倡导对阿拉伯人宽容，主张两个民族分享巴勒斯坦，倡导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写作。<sup>②</sup> 虽然不是所有的双民族主义者都认为犹太人应该立即声明放弃《贝尔福宣言》，但都认为犹太人不能无限制地移民。<sup>③</sup>

阿哈德·哈姆无疑是双民族主义思想的先驱，双民族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还有巴勒斯坦犹太办事处领导人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希伯来大学首任校长犹大·马格尼斯（Judah Magnes）、著名思想和教育家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等人，他们在继承哈姆思想基础上又将之继续推向前进。伊扎克·爱泼斯坦和马丁·布伯比哈姆更激进，他们认为犹太人不必强求大部分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占据统治地位，应该把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建设为“精神中心”，而不是“政治实体”。<sup>④</sup> 他们设想未来的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类似于英联邦，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犹太社团，而不是一个统治性社团。<sup>⑤</sup>

阿瑟·鲁平也是双民族主义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犹太人不能与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友好相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工作将会建在流沙上。”他的目标是犹太人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一起建立一个进步的文化社区，提高整个中东地区的文化水平。鲁平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应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力量，他认为巴勒斯坦犹太人应该与中东地区庞大的阿拉伯人口一起为人类文化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sup>⑥</sup>

① [英] 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杜先菊、彭艳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43～144页。

② Ran Greenstein, *Zio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 Century of Radical Dissent in Israel/Palestine*, p. 4.

③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 198 - 199.

④ Manfred Vogel, "Buber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in Raphael Patai and Emanuel S. Goldsmith, eds., *Thinkers and Teachers of Modern Judais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4, pp. 56 - 57.

⑤ Ran Greenstein, *Zio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 Century of Radical Dissent in Israel/Palestine*, p. 9.

⑥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pp. 196 - 197.

犹大·马格尼斯在阿犹民族关系上的观点甚至更为激进一些。马格尼斯是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拉比，1922 年移民巴勒斯坦，后担任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马格尼斯倾向于阿哈德·哈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主张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稳步有序地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复兴犹太精神。他反对建立犹太国，不相信犹太国能在巴勒斯坦通过非和平的方式建立，他希望建立一个阿犹两个民族和平共处的双民族国家。<sup>①</sup> 马格尼斯认为犹太人只有平等权，没有高于其他民族的权威，他甚至拒绝《贝尔福宣言》和英国的托管。<sup>②</sup> 作为校长，马格尼斯认为希伯来大学应在推动阿犹民族和解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推动下，希伯来大学建立了犹太研究所和东方研究院，聘请多位“和平契约”组织成员担任教授。在 1935 年迈蒙尼德 800 周年诞辰之际，希伯来大学出版了其作品的阿拉伯语版本，后来又出版了 9 世纪以来的阿拉伯贵族谱系丛书。<sup>③</sup> 双民族主义者在阿犹民族关系上的思想处处闪现着阿哈德·哈姆的影子，尽管他们在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没有占据主流地位，但仍然代表了一种推动阿犹民族和解的声音。

### 三 阿哈德·哈姆、《贝尔福宣言》与犹太文化发展

阿哈德·哈姆促成了《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以及对宣言的解读和认识不仅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还对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魏兹曼和大卫·本-古里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了其思想以及指导了其实践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托管时期巴勒斯坦伊休夫<sup>④</sup>的犹太文化建设也与阿哈德·哈姆对《贝尔福宣言》的解读和认识息息相关，这些都为后来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Athur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 New York: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pp. 441 - 443.

②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pp. 202 - 203.

③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p. 206.

④ 伊休夫 (Yishuv)，希伯来语意为“定居”，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组织机构。1882 年以前现代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以前的犹太定居点，其被称为“老伊休夫” (The Old Yishuv)，居民都是传统的犹太教徒，主要生活在耶路撒冷、希布伦等地。“新伊休夫”是 1882 年后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建立的定居点的统称。伊休夫一般也被称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

### （一）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影响

《贝尔福宣言》使大流散以来犹太人的民族身份第一次得到一个世界大国的承认，极大地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回归故土的热情，开创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时代，《贝尔福宣言》是犹太人建国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贝尔福宣言》欢欣鼓舞，有的在会堂举行庄严的感恩仪式，认为这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奇迹。1917年12月14日，罗斯柴尔德勋爵率一个代表团拜访了英国战时内阁，不仅是表示感谢，还祝贺英国占领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将会第二次回到故土。<sup>①</sup>此后在《贝尔福宣言》的鼓舞下，犹太人掀起了移民巴勒斯坦的热潮。

《贝尔福宣言》使魏兹曼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赢得了巨大声誉，奠定了其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人地位的基础，他在宣言发表后不久就担任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魏兹曼也一直把阿哈德·哈姆当作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后来他在回忆到阿哈德·哈姆对其的影响时说：“阿哈德·哈姆是杰出的思想家，犹太复国主义对他来说是精神和民族意义上的犹太复兴运动。我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他对于我们的影响就像甘地对许多印度人，马志尼对于一个世纪前的许多意大利青年一样。”<sup>②</sup>正是在哈姆的大力协助下，《贝尔福宣言》才得以最终顺利出台和发表。

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问题，魏兹曼也明显受到了阿哈德·哈姆思想的影响。阿哈德·哈姆早在一战爆发前就已经预测到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存在的情况下，短期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是不太可能的，他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必须建立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占据多数的基础上。受其影响，魏兹曼也希望战后通过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工业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力争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占据多数，这是建立犹太国的可行办法。后来巴勒斯坦阿犹冲突加剧时，他把阿犹分治看作建立犹太国的可行办法并主张接受分治决议。<sup>③</sup>

除了魏兹曼，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后来担

① Edgar Dugdal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rigins and Background*, p. 34.

②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p. 106.

③ Ben Halpern, "The Disciple, Chaim Weizmann," in Jacques Kornberg, ed., *At the Crossroads: Essays on Ahad Ha-am*, pp. 167 - 168.

任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主任和以色列首任总理的大卫·本-古里安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也认为英国并没有把巴勒斯坦给犹太人，犹太人赢得这片土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通过定居和建设活动，而不能指望英国。但英国承认了犹太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和在巴勒斯坦建设民族家园的权利，犹太人必须投入力量、精神和资本去建设民族家园，获得民族救赎，把英国的承认变成现实。本-古里安认为《贝尔福宣言》发表后还有一个更重要和更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把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放进每个犹太人的日程里，把创造一个国家与大多数犹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犹太复国主义必须调动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源去建设犹太人的家园。

另外，本-古里安也认为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 20 年内犹太人要占据巴勒斯坦人口的多数，这对建国是非常关键的。<sup>①</sup> 阿哈德·哈姆的观念“犹太人的力量在于其智力”也深深地影响了本-古里安，且他比阿哈德·哈姆更乐观，他认为那些移民巴勒斯坦的定居者可以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犹太国的建立前景是比较光明的。<sup>②</sup> 本-古里安对《贝尔福宣言》的认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阿哈德·哈姆在《贝尔福宣言》上的远见卓识。

## (二) 对托管时期巴勒斯坦犹太文化建设的影响

在《贝尔福宣言》刚发表之初，阿哈德·哈姆就前瞻性地意识到由于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人口规模去抵消当地阿拉伯人的优势，在巴勒斯坦加强犹太文化建设就更加重要和紧迫了，否则新移民将会从陌生和无吸引力的环境中逃离。<sup>③</sup> 他认为巴勒斯坦必须成为每一位犹太人内心感兴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定居的目的必须是民族的，在故土巴勒斯坦逐渐建立一个犹太社区，植根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精神独立，过一种名副其实地体现犹太人真正精神的生活。这个犹太社区将会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再一次成为散居犹太人看得见的活生生的现实，将会刺激他们统一的意识和共同的民族命运，以及对他们自

① David Ben-Gurion, *Israel: A Personal History*, Tel Aviv: American Israel Publishing Co., Ltd., 1972, p. 41.

② David Ben-Gurion, *Israel: A Personal History*, p. 845.

③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19.



己历史、语言及文化的依恋。哈姆称之为“民族精神中心”，通过心理与道德影响的统一去抵消身体流散给犹太人带来的不利影响。犹太人会重新获得失去的灵魂和民族独立，犹太国的建立也就成为可行的了。<sup>①</sup>

在阿哈德·哈姆看来，《贝尔福宣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犹太文化的加固会变得空心，加强犹太文化建设必须提到伊休夫的中心日程上来。这些犹太文化建设不仅反映在第一座犹太城市——特拉维夫的建设规划上，也体现在希伯来公共文化的建设和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上，以及希伯来语的复兴和犹太教育的发展上，等等。特拉维夫城市的主要设计者是阿哈德·哈姆在敖德萨时期的追随者之一梅厄·迪岑哥夫（Meir Dizengoff），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特拉维夫市市长，迪岑哥夫与哈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城市规划设计上经常去咨询哈姆的意见。特拉维夫城市最初的设计里并没有犹太会堂的位置，城市的中心是赫茨利亚中学，现在广泛认为这个中学反映了阿哈德·哈姆主张的犹太文化应放在优先位置。进入中学需要经过一个长长的户外通道，这个设计被认为是让犹太人回忆起通往耶路撒冷圣殿外面的路。这个中学规模在当时是巨大的，它是这座新城市的灯塔。<sup>②</sup>

到20世纪30年代，特拉维夫这座1909年才由犹太移民建立的城市已经有5万名犹太人居住于此，约13000名能够说希伯来语的孩子在市政学校读书。这是犹太人自流散以来建设的第一个城市，这座城市有许多笔直的街道和滨海大道，一条以阿哈德·哈姆名字命名的街道距离赫茨利亚中学仅仅步行几分钟。<sup>③</sup>巴勒斯坦的经济也得到了巨大发展，一些现代工业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也欣欣向荣，特拉维夫、海法等已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

在阿哈德·哈姆和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等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在犹太人日常生活领域消亡了上千年的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成功复兴。阿哈德·哈姆大力倡导使用希伯来语，编撰希伯来语期刊和推动建立希伯来语学校及图书馆。本-耶胡达更是身体力行，编纂了

① Leon Simon, *Ahad Ha-am: The Lover of Zion*, London: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he Hillel Foundation, 1961, pp. 16 - 17.

②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17.

③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p. 317.

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语词典，用毕生的精力从事在犹太人日常生活中复兴希伯来语的工作。1922 年，希伯来语被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当局定为和英语、阿拉伯语一样的官方语言，从而确立了现代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社会生活中的地位。20 世纪 20 年代，希伯来语已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中最流行的生活语言。<sup>①</sup> 犹太教育文化事业在托管时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高等学校纷纷创办，1924 年在海法创办了理工学院，1925 年在耶路撒冷落成了希伯来大学，一批文化和艺术学校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建立。希伯来语出版社和希伯来语报刊及广播电台也相继建立，如《国土报》于 1919 年创立，后来发展为以色列建国后的主流报刊。

巴勒斯坦在托管时期还发展了希伯来音乐、犹太人运动会、希伯来舞蹈、希伯来戏剧等希伯来公共文化。这种新的希伯来公共文化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语言、宗教与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希伯来公共文化可以把巴勒斯坦犹太人统一到民族共同体上。这一时期希伯来公共文化的标志性事件包括 1926 ~ 1929 年普珥节期间在特拉维夫举办的以斯帖女王选美比赛，1932 年在特拉维夫举行的第一届马卡比运动会（又被称为犹太人的奥运会），1937 年在特拉维夫举办的民族舞蹈比赛，1944 年和 1947 年在达利亚基布兹举办的民间舞蹈节。这些事件反映了民族主义与性别、运动会、舞蹈、选美的联结，犹太教和犹太传统文化仍然是新的希伯来公共文化的源泉。这些标志性的希伯来公共文化事件践行了阿哈德·哈姆的观念，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游客，展示了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建设成就。这种新的希伯来公共文化被输出到散居地，推动了散居地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sup>②</sup>

在巴勒斯坦建设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是阿哈德·哈姆倡导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由于大部分犹太人在犹太国建立后仍将长期生活在散居地，随着现代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犹太文化在流散地的复兴已经不太可能。为了巴勒斯坦之外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的长期存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是必需的，这个犹太国将是一个精神中心，它将向散居地的犹太人辐射犹太文化之光。否则，那些没有去过

①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 320 页。

② Nina S. Splegel, *Embodying Hebrew Culture: Aesthetics, Athletics, and Dance in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Mandate Palestin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迟早会丧失其身份认同。<sup>①</sup>在他看来，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故土和精神家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地方替代不了的。因为在上千年的流散历史中，犹太人心灵的流散超过了身体的流散，犹太教的困境超过了犹太人的困境。<sup>②</sup>需要一个犹太人能作为民族团体而生活的物质中心，使他们可以摆脱反犹迫害；也需要一个可以自由发展他们的思想和意志，摆脱同化的诱惑的精神中心，民族家园必须是犹太人的精神家园，犹太人的灵魂可以固定于此，这个中心非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莫属。<sup>③</sup>

阿哈德·哈姆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文化和精神中心可以阻止犹太人的被同化，也可以促进散居区犹太人进一步移民和定居巴勒斯坦，通过先驱者的劳动把巴勒斯坦变成磁铁，吸引散居地犹太人移民，帮助下一代犹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sup>④</sup>他认为重要的是在巴勒斯坦发展犹太教育和复兴民族文化。<sup>⑤</sup>他很欣喜地看到犹太教育机构在巴勒斯坦纷纷建立，因为它能培育建立在民族意识上的犹太文化，使犹太人适应巴勒斯坦的生活。<sup>⑥</sup>

托管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发展成为新的犹太文化和世界犹太人的象征中心，加强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团结和凝聚力，也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sup>⑦</sup>在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散居地犹太人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犹太民族家园作为一个事实被接受，并且是很受欢迎的接受，包括很多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感兴趣的犹太人。当一些散居地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被嫌弃时，巴勒斯坦作为一个繁荣发展的犹太文化之地的现实，开始在许多散居地犹太社团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更大的部分。定居在巴勒斯

- 
- ① Shlomo Avineri, *The Making of Modern Zionism-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Jewish State*, p. 117.
- ② N. M. Bentwich, "Solomon Schechter and Ahad Ha-am," in Leonhard Fries ed, *Essays Presented to Leo Baec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London: The Horowitz Publishing Co., Ltd., 1954, pp. 18 - 19.
- ③ N. M. Bentwich, "Solomon Schechter and Ahad Ha-am," in Leonhard Fries ed, *Essays Presented to Leo Baec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p. 19.
- ④ Leon Simon, *Selected Essays of Ahad Ha-am*, New York: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2, pp. 35 - 37.
- ⑤ Jehuda Reinharz, "Ahad Ha-am: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Jewish History*, Vol. 4, No. 2, 1990, p. 51.
- ⑥ N. M. Bentwich, *Ahad Ha-am and His Philosophy*, p. 9.
- ⑦ Nina S. Splegel, *Embodying Hebrew Culture: Aesthetics, Athletics, and Dance in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Mandate Palestine*, p. 4.

坦开始被看作合法的渴望，最终推动了以色列的建立，这也是阿哈德·哈姆“精神中心”梦想实现的开始。<sup>①</sup>

到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前夕，伊休夫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为以色列的顺利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哈德·哈姆期望的《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伊休夫稳步发展的目标，以及《贝尔福宣言》取得的成就通过在巴勒斯坦加强犹太文化建设基本实现了。这也是阿哈德·哈姆促成《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并主张在巴勒斯坦加强犹太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

## 结 语

作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代表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阿哈德·哈姆不仅审时度势，把握历史机遇，促成《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而且对《贝尔福宣言》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解读，并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他的解读和认识中又处处闪现出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彰显了其思想和行动的务实性和前瞻性。尽管受当时的形势条件等因素制约，阿哈德·哈姆对《贝尔福宣言》的解读和认识的构想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取得的一些成就其生前也未完全看到，但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关系的处理，以及托管时期巴勒斯坦伊休夫的犹太文化建设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将持续影响着当今和未来的以色列社会。

[责任编辑：黄 麟]

---

<sup>①</sup> Leon Simon, *Ahad Ha-am: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0, p. 243.